

# 卡夫卡小说全集

中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卡夫卡进入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的照片



卡夫卡和他的女友费莉策（1917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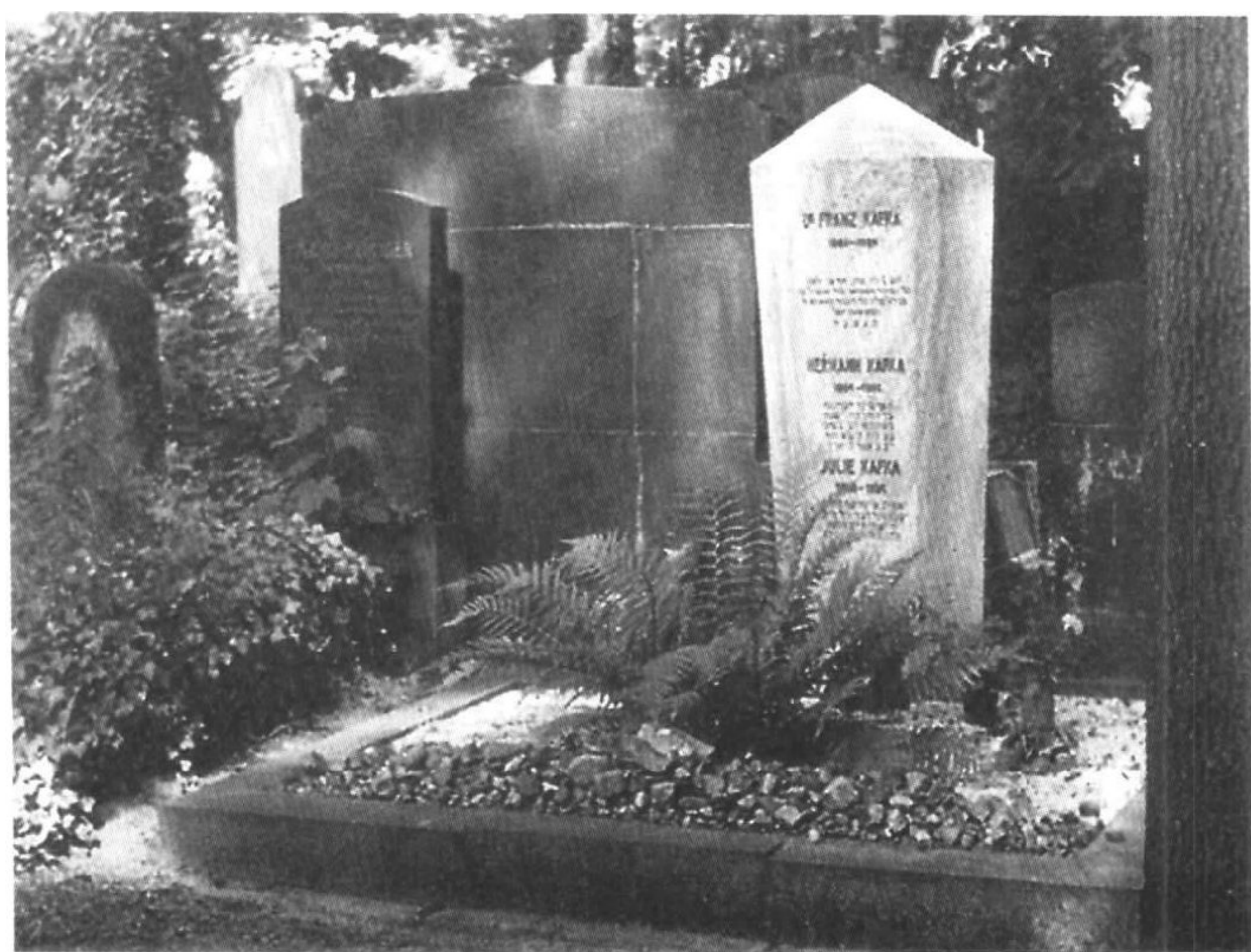
卡夫卡最喜欢的小  
妹妹奥特拉



卡夫卡护照像 (约1915/16)



布拉格圣玛丽旅店  
(图右建筑，卡夫卡和布罗德曾在此居住)



卡夫卡及父母之墓 (位于布拉格斯特拉施尼策公墓内)

# 目 次

## 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

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.....	( 3 )
揭穿一个骗子.....	( 6 )
突然的散步.....	( 8 )
决心.....	( 9 )
山间远足.....	( 10 )
单身汉的不幸.....	( 11 )
商人.....	( 12 )
凭窗闲眺.....	( 14 )
回家的路.....	( 15 )
擦肩而过的人.....	( 16 )
男乘客.....	( 17 )
衣服.....	( 18 )
拒绝.....	( 19 )
为骑手先生所想.....	( 20 )
临街的窗户.....	( 21 )
盼望成为印第安人.....	( 22 )
树.....	( 23 )
不幸状态.....	( 24 )
判决.....	( 28 )
在流放地.....	( 37 )
新来的律师.....	( 57 )
乡村医生.....	( 58 )

在马戏场顶层楼座.....	( 63 )
一页陈旧的手稿.....	( 64 )
豺与阿拉伯人.....	( 66 )
在矿井的一次视察.....	( 70 )
邻村.....	( 73 )
家父的忧虑.....	( 74 )
十一个儿子.....	( 76 )
杀兄.....	( 80 )
一个梦.....	( 82 )
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.....	( 84 )
第一场痛苦.....	( 92 )
小妇人.....	( 95 )
饥饿艺术家.....	( 101 )
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歌 .....	( 110 )
与祷告者的谈话.....	( 123 )
与醉汉的谈话.....	( 129 )
喧嚣.....	( 132 )
煤桶骑士.....	( 133 )

### 作家生前未发表的作品

乡村婚礼筹备.....	( 137 )
一场斗争的描述.....	( 158 )
乡村教师.....	( 215 )
布鲁姆费尔德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.....	( 226 )
〔桥〕.....	( 244 )
〔猎人格拉胡斯〕.....	( 245 )
中国长城建造时.....	( 248 )
〔敲门〕.....	( 258 )
〔邻居〕.....	( 260 )

〔一只杂交动物〕 .....	( 262 )
〔一样每天都发生的事〕 .....	( 264 )
〔桑丘·潘沙〕 .....	( 265 )
〔塞壬的沉默〕 .....	( 266 )
〔普罗米修斯〕 .....	( 268 )
〔夜〕 .....	( 269 )
〔拒绝〕 .....	( 270 )
关于法律的问题.....	( 274 )
〔征兵〕 .....	( 276 )
〔海神波塞冬〕 .....	( 278 )
〔集体〕 .....	( 279 )
〔城徽〕 .....	( 280 )
〔舵手〕 .....	( 282 )
〔考验〕 .....	( 283 )
〔兀鹰〕 .....	( 284 )
〔小寓言〕 .....	( 285 )
〔陀螺〕 .....	( 286 )
〔出发〕 .....	( 287 )
〔辩护人〕 .....	( 288 )
〔荆棘丛〕 .....	( 290 )
〔一条狗的研究〕 .....	( 291 )
一个评语〔算了吧！〕 .....	( 317 )
〔论比喻〕 .....	( 318 )
夫妻.....	( 319 )
〔回家〕 .....	( 323 )
附录：年表.....	( 324 )

注：篇目中加方括号者，原本没有标题，标题为后人所加。

# 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



##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

我听见马车从花园篱笆旁驶过，有时还看见它们出现在树叶轻微摆动的空隙里。在这盛夏，木制轮辐和车辕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！从田里干活归来的人们扬起阵阵笑声，这是件丑事。

我坐在我们的小秋千上，正在父母花园的大树之间休憩。

篱笆前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孩子们飞快地跑过；运粮的马车满载着麦捆，麦捆上以及麦捆周围坐着男男女女，马车经过的阴影扫过花坛；黄昏时分，我看见一位先生拿着手杖慢悠悠地散步，几个女孩手挽手朝他走来，跟他打招呼时脚踏进了路旁的草地。

继而，鸟儿直蹿向空中，我不眨眼地看着它们，看它们一个劲儿地往上飞，简直觉得不是它们在上升，而是我在坠落，我感到一阵虚弱，抓牢秋千绳子，开始轻轻荡悠。没多久，风已吹得凉爽些了，眼前不再是飞翔的鸟儿，而是颤动的星星，我晃得猛烈了。

我在烛光下吃晚饭。我常把双臂放在木板上，已经很累了，嚼着我的黄油面包。暖风把网眼密布的窗帘吹得鼓起，有时，过路人如果想看清楚我，跟我说话，就用手抓紧窗帘。蜡烛多半一会儿就灭了，在昏暗的烛烟中，聚在一起的蚊子还要转着圈飞一阵。假若有人从窗外问我话，我就盯着他看，仿佛凝视一座山或往空气里瞧，而他也不大在乎我的回答。

如果有人跳过窗户栏杆，告诉我，大伙已经在门口了，我当然就会叹着气站起身来。

“不，你干吗这样叹气？究竟怎么了？发生了一场无法补救的大不幸吗？我们永远也缓不过来吗？真的全完了？”

什么也没有完。我们跑到房门前。“谢天谢地，你们终于来了！”——“你总是迟到！”——“怎么是我？”——“就是你。如果你不想来，就呆在家里吧。”——“绝不原谅！”——“什么？绝不原谅？你

怎么这样说？”

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。哪管白天与黑夜。不一会儿，我们的背心纽扣就像牙齿一样互相磕碰；不一会儿，我们保持着相同的距离跑着，像热带动物一样吐着热气。我们仿佛古战场上身穿甲冑的骑兵，高高地坐在马上，蹄声嘚嘚，你追我赶，冲下短短的巷子，就这样跑着冲上了乡村大道。个别人踩进街沟里了，别的人刚一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，就已像陌生人一样，站在田间小路上俯视着。

“你们下来！”——“你们先上来！”——“这样你们就好把我们扔下来了，我们才不呢，这点聪明我们还有。”——“这就是说，你们是胆小鬼。来吧，来！”——“什么？怕你们？不就是你们要把我们往下扔吗？你们能有多了不起？”

我们进攻了，胸口被推了一把，我们躺倒在街沟的草丛里，心甘情愿地倒下了。一切都均匀地变暖了，我们感觉不到草里的温暖和凉意，只是有些困了。

如果向右转过身，把手枕到耳朵下面，就昏昏欲睡了。虽然很想抬起下巴重新站起来，却反而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。接着，横伸出胳膊，斜叉着腿，想顶着风一跃而起，肯定又会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。如此继续，根本不愿罢休。

在最后一个沟里，就会好好睡一觉，完全舒展四肢，特别是把膝盖伸直，——还没想到这一点，就仰面躺着哭起来了，像生了病似的。如果有男孩肘抵着腰，脚板脏兮兮的，在我们上面从斜坡往大道上跳，我们就眨眼示意。

月亮已经升起老高，一辆邮车在融融月光下驶过。一股微风缓缓吹起，呆在沟里也感觉得到。近处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。这时，就不再那么想独自呆着了。

“你们在哪儿？”——“过来！”——“一起过来！”——“你干吗藏起来？别胡闹了！”——“你们不知道邮车已经过去了吗？”——“哦，知道！已经过去了吗？”——“当然，你睡觉的时候，它就过去了。”——“我睡觉了？不可能！”——“闭嘴吧，一眼就能看出你睡觉了。”——“可别这样说。”——“过来！”

我们一块儿跑着，挨得更近了，有些人还手拉手，头不能抬得很

高，因为是下坡路。有人喊出一声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号令，我们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奔起来，跳跃时，风托起我们的胯。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；我们跑得如此投入，以至互相追赶时还能抱臂环顾四周。

在山涧小桥上，我们站住了；跑在前面的人转身回来。桥下的水拍击着石头和树根，似乎还没到深夜。干吗不跳到桥栏杆上呢？

从远处的灌木丛后面，驶出了一列火车。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，玻璃窗肯定都放下来了。我们中有人唱起了一曲流行小调，其实我们都想唱。我们唱得比火车跑得还要快，我们晃着胳膊，因为光是声音还不够，我们的声音汇成洪流，这使我们感到很惬意。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其他人的声音时，就像鱼儿被鱼钩勾住了。

我们就这样唱着歌，身后是树林，歌声一直传到远方旅行者的耳中。村子里的大人们还没有睡，母亲们在铺床。

是时候了。我吻了吻身旁的那位，对另外三个站得最近的只握手告别，我开始往回跑，他们谁也没喊我。在第一个十字路口——从这儿起他们就再也看不见我了——我转弯跑向田间小路，重又跑进了树林。我奔向南方的那个城市，我们村子里这样说：

“那个城市的人们！你们想想，他们不睡觉！”

“到底为什么不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不会困。”

“到底为什么不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是傻子。”

“傻子就不会困吗？”

“傻子怎么会困呢！”

杨劲 译

## 揭穿一个骗子

一个以前与我只有泛泛之交的男人这次很意外地又和我结伴同行，他拉着我在巷子里转悠了两个钟头之后，我们终于在晚上十点左右，来到了这所体面的房子前。

“好了！”我说道，双手一拍，表示无论如何要告别了。这种不十分明确的告别尝试我已做了好几次。我已经很累了。

“您马上就要上去吗？”他问道。我听见他嘴里有响动，像是牙齿的磕碰声。

“是的。”

我是应邀而来的，这我一开始就对他讲了。但我是被邀请走上去——我早就想进去了——而不是站在下面的大门前，看我面前这人的耳廓边，现在还和他一起保持沉默，仿佛我们决心久久地呆在这里，一动不动。这时，周围的房屋随即加入了这场沉默，还有笼罩其上、耸入星空的黑暗，看不见的散步者的脚步声——我没有兴致去猜测他们在往哪儿走——。风总是往街对面刮，某间屋子里的留声机对着紧闭的窗户唱着，这一切是我从沉默中聆听到的，仿佛沉默是这些声响的永久财富。

我的陪伴者——一个微笑之后——以他的以及我的名义，默认了这一切，顺着墙向上伸出右臂，闭上双眼，将脸靠在右臂上。

我没有看到他的微笑完全消失，因为羞耻感使我突然背转身去。从这个微笑我才认识到，这是个骗子，仅此而已。我在这个城市里已呆了好几个月，原以为一眼就能看穿这些骗子，他们像店主一样在夜里从侧街伸出手向我们迎来。我们站在广告柱旁，他们就围着柱子闲荡，像在玩着捉迷藏，从圆柱子后面探出头来，至少用一只眼窥伺着。他们逗留在十字路口，如果我们害怕了，他们就会冷不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出现在人行道边缘！我太了解他们了，他们就是我在小

客栈认识的第一批城里人，我感谢他们让我头一次目睹了什么叫寸步不让，我现在很难想象世上怎么能没有这种寸步不让，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心里已开始有这种寸步不让了。即便你早已逃离他们，即便从你这儿早已没什么可攫取的，他们仍旧站在你面前！他们居然不坐下，居然不倒下，而是盯着你，即使离你很远，依然目光灼灼！他们的手段总是老一套：大摇大摆地挡在我们面前；试图阻拦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；代之以他们心仪的一所住宅，假若我们内心积聚的情感终于奋起反抗，他们就认为他们将被拥抱，一头扑过来。

而这次，我和他在一起这么久，才看出了这些老把戏。我把指尖对着指尖揉，试图抹去这桩耻辱。

我面前的这个人却还和先前一样靠在那儿，仍旧自认为是个骗子，对自己的命运颇为满意，露在外面的脸颊变红了。

“认出来了！”我说，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然后，我匆匆走上台阶，上面门厅里的仆人脸上显出无端的忠诚，这像个意外的惊喜，我十分高兴。当仆人们为我脱大衣，替我擦拭靴子时，我把他们依次看了看。接着，我舒了口气，伸展了一下四肢，步入大厅。

杨劲 译

## 突然的散步

晚上，如果一个人晚饭后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留在家里不出门了，他穿上家居便服，坐在灯光明亮的桌旁，找点儿什么睡前的活儿或消遣做做，如果外面天气很差，叫人根本兴不起出门的念头，如果他在桌旁已经静静地坐了那么久，以至于他的突然离去肯定会惹人侧目，如果楼道已经黑了，楼门也已经锁上，如果他现在毫不顾虑这一切，心中带着突然的不安站了起来，换下便服，很快穿戴整齐，声称自己得出去，随便说声再见就真的走了，并且明知随着关门的快慢家中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怒气，如果这人到了巷子里重新精神大振，四肢因为这不期而至的自由而显得特别灵活，如果他感到在这一决定中聚集了所有的决定的能力，如果他饶有深意地看出，他具有的力量原来比他需要的更多，能够轻易而快速地改变事态，并且有能力承受这种改变，如果他就这样沿着巷子走下去，——那么，这一晚上，他就真的完全走出了家，家变得模糊不清，逐渐消失，而这个人自己则稳固坚实，轮廓分明，他拍拍大腿，起而找回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。

这一切还会更加有力量，如果这个人在这么晚的时候去找个朋友，看看他过得怎么样。

谢莹莹 译

## 决 心

从一种悲惨的状况中脱身，即便很想劳神费力，也是轻而易举的。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围着桌子转，活动着头颈，绷紧眼睛周围的肌肉，让眼睛炯炯有神。迎合每一份情感，甲如果现在要来，我就万分热情地欢迎他，乙要是在我的屋子里，我就和气地包涵他，和丙聊天时，不管有多痛苦和艰难，都将他所说的一切囫囵咽进肚子里。

然而，即便我做到了这些，任何一个无法避免的闪失都会使所有事情，容易做的和难做的，陷入僵局，我也就不得不恢复原状。

因此，最好的办法仍是忍受一切，显得很难对付，随波逐流，不要因受诱惑做出不必要的举动，而是直愣愣地注视别人，不要感到懊悔，简言之，将生活中残余的幽灵亲手压住，也就是说，增加最后的坟墓般的安宁，除此之外，什么也不让存留。

这种状态的一个典型动作就是用小手指掠过眉毛。

杨劲 译